



烟臺山烟雲

“烟臺山上幾乎每一個角落都有故事，需要靜下心去了解……”沿着福州市倉山區樂群路上烟臺山，我注意到一對父子，父親似乎是專程帶着孩子來了解這裏的歷史文化，我沾了光，一邊聽着介紹，一邊想起1923年葉聖陶擇居烟臺山時留下的句子，“一座花園，一條路，一叢花，一所房屋，一個車夫都有詩意。晚陽淡淡的時候，禮拜堂裏鬆弛一聲鐘音，綠蔭下走過幾個張着花紙傘的女郎……”

而今，晚陽炙熱，綠蔭隱隱罩着簇新的山路，女郎也不知何處尋覓……

烽火縈繞的歷史

專程來福州“老倉山”的游客，必然會上一趟烟臺山，一睹“萬國建築博物館”的風采。但如果只是單純把她當做一本別有情趣的風景畫冊，便是錯失了她過往的芳華。

最早，烟臺山被稱為天寧山，後來當地居民在這一帶墾地，天寧山改稱為藤山。同一時期，藤山最高處因設有烟臺而得名“烟臺山”。相傳，古時候的烟臺山西側有一座梅嶺，那時福州氣候寒冷，山坡上的玉蝶梅樹綿延數十裏，數量達10萬棵之多。晴天從中洲島南端眺望梅塢，可以看到十裏梅林磅礴成海的盛景，宋代時被譽為“梅嶺冬晴”，列入南臺十景之中。明代徐燾就曾以“十裏花為市，千家玉作林”描述此處美景。而今烟臺山公園入口處，是明真庵的遺址，當時許多自城中前來賞梅的人士都會在明真庵中休憩。

歷史上，烟臺山的背景似乎總與戰火相關。明代末期，倭寇作亂，占據了梅塢。當時的抗倭正副總兵俞大猷、戚繼光率軍將倭寇擊退，但梅林毀

于戰火；鴉片戰爭後，林則徐也曾在此增設炮臺，雄踞懸崖峭壁之上；1883年，清政府重修了兩個露天主炮台，炮口直指閩江；辛亥革命期間，鄭祖蔭等同盟會領導率領的起義軍在烟墩處放三聲炮響作為攻城信號，與城內清軍作戰……

聽老一輩人講，解放初期，解放軍也曾經將炮臺設在烟臺山上，守衛當時這一帶唯一的一座大橋——解放大橋。在解放福州的戰役中，解放大橋（當時叫萬壽橋）是福州市區和閩江南岸間唯一的陸上通道。激戰中，解放軍突擊隊一度被炮火壓在橋面上無法前進，緊要關頭橋北解放軍及時組織火力掩護，突擊隊勇猛突擊，國民黨守橋兵悉數舉手投降。隨後突擊隊乘勝追擊奪取烟臺山。當天，福州市正式迎來解放。

而今硝煙散去，山巔的大炮早已撤下，烟臺山沒有了炮聲，祇有游客如織。

浪漫滿山

現在喧鬧的福州知名景區——烟臺山，與10多年前景致大不一樣。那時，烟臺山似乎沒有路燈，晚上一片漆黑，上山的小巷子狹長而陡峭，壓抑得讓人卻步。寒冷的平安夜，天安裏雜亂的電綫和搖曳的樹枝影影綽綽，讓幼時的我聯想起電視裏張牙舞爪的妖魔鬼怪；幸好半山腰的天安堂裏傳出的歌聲又總能安撫我心。

早年沿着天安巷走到盡頭，能直接通到樂群路，那裏有一座石厝教堂。那是一座由藍灰兩色花崗岩搭配砌成的哥特式建築，本名聖約翰堂，大概是福州現存最古老的教堂建築了。1856年，由旅居福州的英國僑民集資

籌建教堂成立後，迅速成為各國基督徒舉辦活動的地點，這所石厝教堂便有了“國際教堂”的美稱。後來，教堂哥特式的高聳尖頂被損毀，但庭院內的古銀杏樹得以存活。每年聖誕節前後，百年銀杏樹上銀杏葉金黃，院落內外滿地披金。

最近幾年，那兒突然就成為福州小有名氣的拍照打卡地。教堂前總有一輛後座上載着定制木箱的單車會在午後出現。單車的主人是位姓劉的“80後”小哥，頭戴鴨舌帽，腳踩英倫風的皮鞋，與身後的教堂相得益彰。我本以為小哥就住在這附近，了解之後才知道，他家住閩侯南嶼，大概從3年前開始，每天午後都會騎將近1.5個小時來這裏出攤。他說，選擇烟臺山是因為這裏文化氣息濃厚。殊不知，他多年如一日的堅持也給這條小道平添了幾分浪漫，他自己也成為這個街區的一道風景。

再往上走便是烟臺山之巔，幾棟紅樓點綴在成片的綠蔭之中，那是我的母校——福州高級中學。這所140歲高齡的百年老校，前身是美國傳教士麥鏗利來到倉山時創建的鶴齡英華書院。現在學校北區運動場邊的哥特式體操館和羅馬式圖書館曾是英華書院的禮堂和美志樓。在書院幾十年的辦學歷史裏，培養出了侯德榜、陳景潤、沈元等13位院士，即使放在現代，也是極為難得的進學高地。

2017年，學校正式啟動對各個校捨的改造工程，原本白藍相間的大樓“穿上”綠色的施工網紗，幾個月後便蛻成奪人眼球的紅。在那段喧鬧的日子裏，學校對面的閩海關稅務司還沒有修繕，圍牆之內枝葉茂密，一棵老榕樹從牆裏探出頭來。從高三樓往外

看，偶爾還能窺見覓食的鬆鼠攀着老榕樹在電綫上蹦蹦跳跳，是高三那陣日子裏我收獲到的最好慰藉。

古樹與新生

這一帶與榕樹有關的還有一家小店。我還在這裏上學時，常常趁着午休跑到校門旁邊的小店裏買零食。那時候這家雜貨鋪還沒有確切的名字，因為剛好在一棵歪脖子古榕樹下，大家便稱它為“榕樹下便利店”。我再回去時發現，店鋪改變了不少，口口相傳的店名被保留了下來，正式鑲在了門楣上。店裏賣起了拓印着石厝教堂、烟臺山拱門、梅花樣式的雪糕等有烟臺山特色的物品。“先別拆封，再往前走一段路，舉着雪糕和教堂合影才不虛此行。”老板一邊賣雪糕一邊不忘提醒游客最佳的打卡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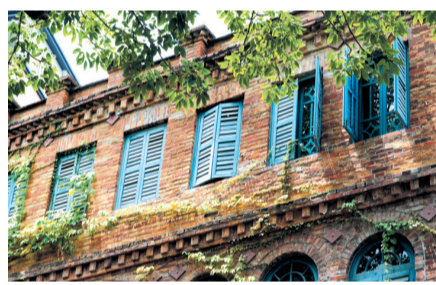
其實，2018年臺風“瑪利亞”過境，那棵老榕的主枝幹不幸被風雨折斷，壓倒圍牆，副枝幹也隨之嚴重傾斜。2019年閩海關稅務司官邸修繕時，工人們剪斷枯枝，加固支撐，幫助副枝幹重獲新生。主枝幹的樹根也保留了下來，更顯歲月痕迹。老榕樹的重生似乎預示着新時代的到來。

據資料記載，作為整個福州古城傳統中軸綫序列組織的結尾，烟臺山歷史風貌區內保存有163處近現代優秀歷史建築，集中了文物古迹、歷史建築、街巷肌理、歷史水系等物質形態所攜帶的真實的歷史信息。隨着福州新一輪城市品質、古厝保護提升工作的開展，近幾年，烟臺山歷史風貌區逐步推進着街區改造。截止目前，烟臺山共修繕了愛國路2號、洪宅、橄欖五大厝、美豐洋行、樂群路、羅宅等48處保留建築。

烟臺山越來越被世人認識與提及，也有越來越多的游客專門尋到了此處，走走看看。

法國駐福州領事、詩人、劇作家保羅·克洛岱爾曾在烟臺山居住過一段時間。他在回憶書裏說，烟臺山是個有着“玫瑰與蜜的顏色的地方”。現在，從倉前的亭下風貌街上山，多年前民宅散落、電綫交錯的情況已經不再，取而代之的白石青瓦、綠樹紅牆、井井有條的景致。可以看見，為了彰顯烟臺山的文化氣質，一路的建築都在修葺的基礎上，盡量保留了復古風格，但終究與我記憶中的不同了。午後的小道上，我沒能碰到別人家養的小狗，祇有隨風擺動的樹葉和緩緩移動的雲朵暗示着時間的流逝。

“祇要一閉上眼睛，我就立刻覺得自己還在我福州家裏的游廊下面，午



後清風徐來，分外涼爽。”離開福州後，保羅·克洛岱爾這樣在書裏回憶他在烟臺山小巷子裏的家。

(林亮 文/圖)

飛仙岩日月



“高臺聳雲漢，壁立何崔嵬，昔年有仙人，跨鶴茲山來。猿霞煉金鼎，九轉超凡胎，空餘鬆下石，積雨生莓苔。”這是明代閩侯人林枝寫飛仙岩的一首詩，至今還在山上嶺下，林裏澗間流傳着。

飛仙岩坐落在羅源縣的西北角，海拔1100米。離縣城約30公裏，被中房、西蘭、飛竹、洪洋鄉鎮的4座高山團圍地拱衛。山上的澗水也公平地分流4個鄉鎮之境，成就了中房溪、起步溪、斌溪、壽橋溪的生命和功名，去遠方大海集合。

早晨，車輪不停地摩擦着盤山公路，坐的車就像升降機一樣隨着海拔節節攀高，穿越古樸的村莊，繞過翠綠的茶園，鑽進密密的竹林。不覺間，就到了紅色氣味漸濃的礮石村，距離頭頂上藍天白雲越來越近，彷彿觸手可及，飛仙岩也就挂在眼前，似乎還在不停地向我們頻頻招手。

飛仙岩峰頂裸露的岩石，巨大而平闊，形成於1億至7000萬年前。據資料記載，這是福建省內最大單岩成峰的岩石，岩質堅硬，多虧了“燕

山運動”晚期，造就出這塊花崗岩，為人類留下一處美妙的斷崖絕壁。

我們站在岩石上，放眼遠眺，蜿蜒曲折的山脈就像海面翻騰着一條條清晰的波浪。白霧隔離這山與那山的距離。峽谷往上翻滾的白霧，瀰漫過綠樹、田野、村莊、道路，不多久高高屹立天地間的飛仙岩，也身在茫茫的霧海，仿佛到了雲霧繚繞的仙界，似乎也有了神仙的感覺去悠然地漫步。

古往今來，有山必有仙，有仙必有美麗傳說，成為地道的輪回。飛仙岩也脫不了神秘且迷人化蛹成蝶的故事。腳下這塊岩石上搖曳多少塵世的虔誠，讓夢披上傳說，仿佛仙人伸出的厚厚手掌已經扣住自己的手，就等着騰雲駕霧，到一個神秘又美好地方。

高高的飛仙岩，曾經縈繞着羅源縣革命烟火，獵獵的紅旗，在這片山水裏演繹了一個個紅色的故事。翠竹掩飾守善自然村和綠林環抱的倉前村，還有二公裏遠的王家湖自然村，是上世紀30年代點燃羅源縣革命熊熊火焰的聖地，火光映紅了飛仙岩。

夜幕下的山村，中共羅源縣委和羅源縣蘇維埃政府開展革命活動，山嶺嶺星光似的火把，照亮飛仙岩下村莊黑夜，許多貧苦農民看到光明，感覺到了溫暖。星星之火，燎原成羅源縣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

坐落在飛仙岩下的厚富村，朱氏祠堂因救治紅軍作為醫院而寫進中國革命史。攻打羅源縣城和滿盾阻擊戰的北上抗日先遣隊百餘名傷員，

被縣蘇維埃政府主席阮在永組織革命群眾集中運送來救治。祠堂原本是祭祀的神聖地方，在大非面前朱家人拋棄了忌諱，展現了對革命寬厚的胸懷。他們從飛仙岩山上採來青草藥，從流水淙淙的山澗接來泉水，治好了紅軍傷員，讓他們又返回部隊馳騁戰場。

戰鬥的槍聲回蕩飛仙岩，久久難以消逝。1934年的冬天，一場史稱“洋頭區”反“圍剿”的戰鬥打響。戰場在大善自然村與守善自然村交界處一個叫瓦窰頭的地方，兩邊陡峭山坡，擠出一米多寬兩個村必經之路，埋伏的中共羅源縣委和政府機關人員和獨立營，伏擊國民黨省保安十一團對羅源縣蘇區的圍剿。戰鬥打響之後，由于武器和兵力等懸殊太大，結果失利了。縣委組織部部長楊挺英、蘇維埃政府主席阮在永帶領戰士，躲進飛仙岩下厚富村與岩下村之間山林裏，逃過敵人“圍剿”。半個月後，當他們離開山裏，外出聯繫上級黨組織或到外地組織革命鬥爭路上不幸遇害。不久，縣委書記葉如針、獨立營長葉德樂也先後犧牲，他們用生命為實現革命理想鋪出勝利之路，載入中國革命史冊。

飛仙岩的杜鵑花開得如火般熱烈，也許她是為葉如針、阮在永等革命烈士盛開的。春夏之交季節，在山上放眼望去，漫山遍野杜鵑花搖晃着花的波浪，鮮艷得如同鋪着一塊碩大無朋的紅地毯，在陽光下，在月色裏，嫵媚又妖嬈。

我們走下山時，太陽西沉，明月升空，飛仙岩仙氣還在，那挂在天空的日月，照着山上山下的人向往美好生活的道路。

(蔡光)